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臺諫二

楊桓 李元禮 尉遲德誠 王克敬 趙師魯 秦起

宗 陳思謙 鎖咬兒哈的迷失高祖啓本 曹伯啓

脫歡 張養浩 馬祖常曾祖父 月合乃 楊榮兒只子不花

月魯帖木兒 贈思 自當 蓬魯曾 崔敬 李稷

王思誠 亦憐真班 張禎 陳祖仁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臥世祖中統初侍臣堅童使濟南見桓賢薦之補濟州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幣千緡至元末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于木

華黎會孫頌德妻一作作家者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

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

瑞應於今日乎即為文述璽始末上之按史於按證見傳謂桓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徒七給誥命以褒善敘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肅

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核錢穀以裕國用十二
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
正其名十四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增內外官吏
俸祿十六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定婚姻聘財十八
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郡
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帝嘉納之未幾改秘書少監
預修一統志秩滿歸兗州大德三年召爲國子司業未赴而卒
生平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者六書統六書源流書學正韻
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者

用曰晝作夜息生人之恒所策者志與日俱升屏絕昏惰
作聖可憑胡不師古視爾夢夢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性端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

教授遷太常博士撰世祖及順聖皇后尊諡議及請諡園丘升
廟太室禮文多所詳定成宗元貞初拜監察御史五臺山佛寺
成太后將親往祈祝元禮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
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卿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卽諫
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之萬一哉伏見五
臺山崩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
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踴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帛廣資福利其不可者有五
一也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仗秋成扈從經過千乘
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
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

以來邇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一舉動必審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朝廷支持調度百倍往時何堪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吾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先民所福福未獲而先受勞致天子釐定省之禮珍思親之懷豈不可者五也伏願廻轅中路端處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思下以慰臣民之籲望則不待祈而福自至矣臣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誠以愛君心切冀得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政有隙取前章封入奏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謗佛帝怒遣近臣責其章敕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鞠問完澤曰

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遂入奏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卒封隴西郡侯

尉遲德誠字信甫山西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被俘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鼎仕至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武宗至大初改詹事院都事遷家令仁宗見其謹恪常令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選爲河東道宜慰同知擊姦吏寬稅歛上言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餘饌羅西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京師大旱疫德誠疏言西僧作佛事以疎放罪因爲禱祠以婦殺主妻妾殺夫皆獲黃緣倖免實案典常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延祐中歷遷遼

東道廉訪使復上疏言事謂懷諸王以固腹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凶荒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諸事未及報而卒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大寧在晉西鄙習尙少文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初仕江浙左右司都事省檄往四明監役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以恩信番帖然無敢譁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粟粟賑糶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饑距此千里北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不仁邪遂得免仁宗延祐中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筭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

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戒駁爲能今王御史務崇寬厚可爲世道賀矣時英宗方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甚無謂當罷兩浙煎鹽戶半益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常抽分海舶撥番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衆不能奪商德之轉兩浙鹽運使溫州逮私鹽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使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著爲令俄調海道漕運都萬戶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謂脫在常年而

往近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非得已乃請令其計
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
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
錢若干克敬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出
無名是不當也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獨先蒙賞是不
均也英后遠遊徒御衆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
不周也宰相以聞文宗是其議除南臺治書侍御史以正綱紀
爲已任不阿宗戚彈譽益著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參政有松
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且貧有司仍雜置
民賦中令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今身死家破豈可
使一郡之人均其害且國用寧乏此邪奏免之續文獻通考云
又奏罷富民承
佃江視事甫五月請老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

傷其根無功德而泰富貴何以異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生平喜誦讀有所得輒手抄爲書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卒封梁郡公諡文肅

問曰人生在誠不誠乃僞自異說滋不著爲貴貽害人心流爲極弊認真一言救時砭劑

趙師魯字希賢朔州文安人父趾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仁宗延祐初爲典文署丞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多奇之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迓景福百王不易之典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

師魯上言燕安怠惰靡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
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遠命罷之是時
宰相倒剌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言古之人君將
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
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容衆謀者也不報
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廢其官執政欲從之師魯駁其
非事遂止文宗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上威
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暇日率僚吏新
孔子廟命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以疾薦
棄官歸京師卒封天水郡侯諡文清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深水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
柳爲筒寫授之成誦卽削去更寫年十七選入蒙古學學輒成

梓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延祐初
爲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業財賦非所專
治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遇災而有司抑不聞或
無災而冒免起宗徵行得實官民不敢欺文宗初立命威順王
征八番蠻時蜀省囊加台尙拒命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尙上
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役非
泰元卿幾爲失計尋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尙受人婦女賤買
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辨良久敕令起起宗不起會
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尙無以正國法帝
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劾閹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
流之嶺南久之遷都漕運使帝召諭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俄轉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亟還之民僚佐有

燕集成禮卽止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清靜庶使吾民化之逾年請老以兵部尙書致仕卒諡昭肅

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爲丞相高昌王亦都護所舉時年四十矣授典寶監經歷踰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其議至順元年拜西臺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饑民多鬻產轉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令聽民倍直以贖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本流民非伊子告父掠其財擴偏聽以酷法斃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紀遂抵擴罪明年拜監察御

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自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混一六十餘載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產猶思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凡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皇上爲有元之聖主今日乃圖治之盛時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取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施舍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倘軍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一有征行必括民馬方今西越流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後馬大蕃息

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充國用亦其一助又以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已歷兩任准遷內職若材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帝可其奏時居憂者多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有詔起報嚴寺思謙言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憲憲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順帝至元初出爲淮西道副

使未期月引疾歸名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人者皆
罪死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毆殺人者例止杖一百與私
宰牛馬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詔下法曹更議
定制至正改元累遷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
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懿親鎮撫淮甸
豈得坐視願與王戮力殄寇王曰此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
何思謙括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與王分道並進遂平廬州旣
而潁寇將渡淮又言於王曰潁寇東侵宜亟調芍陂屯軍爲備
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願自
坐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方爲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
忠義傳家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
圖報以無負朝廷尋召拜御史中丞年七十上章乞老不允入

謝感疾強拜命明日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間曰世臣之中謹守祖功朝儀以正銓選爲公節財蕃牧
民力稍豐定殺人法誅殄寇戎匪尙苛猛惡難縱容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五世祖名宋五設託陀託陀者其
國王所賜號猶言國老也高祖塔本從太祖圍燕征遼西下平
梁鎮撫白霄諸城號都元帥久之徙治興平薄賦歛役有時歸
者四集卒之曰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諡忠武曾祖阿里乞失嗣
父職從伐高麗有功卒諡武襄祖阿台憲宗時爲平梁路達魯
花赤梁爲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卒諡忠亮父
迭里威失仁宗時爲河間路總管歲饑出官庫所積賑之官至
遼陽參政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
物及卽位平監察御史首言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

綱爲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爲國爲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廓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誡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爲家法竊見近年所降命令非但煩數間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總歸中書雖煩誡中書不得隔越奏事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卽背違凡有陳情輒自朦朧奏行變易紛紜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四方爲百姓之觀瞻也迹其所由蓋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爲而致然耳近如帝師法旨護持各路

寺廟居然宜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綸音相似求之禮法尤且悖
戾暨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令聞
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
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
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僥
倖之風至朝廷詔誥既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等員皆帶
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綸綍應專命掌之凡
有奏行布告並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
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中書尙
書門下之制也廷議是之著爲令

語出
典章

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剎

於京西壽安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謂東作
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

興築時丞相鐵木迭兒當國疾忌臺諫其子鎖南方爲治書侍
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卽入告徒相與訕上
以揚已直大不敬帝怒殺鎖咬兒及觀音保而杖珪謙亨等黥
其面竄諸奴兒于泰定初雪其冤追封永平郡公諡忠愍賜其
妻子鈔各千錠召謙亨還錄用

一統志載李謙亨曲沃人後官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開口職居言路寧別外內況其所陳尤爲剴摯一時之忿
諫官以罪讒夫之口吁其可畏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陽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學問世
祖至元中歷仕西臺御史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
建祠立學以求其蹟四川廉訪僉事瀾濶木以苛聞伯啓糾黜
之仁宗延祐初轉西臺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法曹
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

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
嶺北糧歲數萬石肆欺罔累虧鉅萬計朝廷遣使督徵率以賂
免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乃諭其子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
納賂於人曷若償之官第條汝父所賂數官爲徵理諸受賂者
懼潛歸之其子得鈔五百餘萬緡糧遂足遷司農丞奉命至江
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
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
書侍御史因言楊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
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英宗卽位出
爲山北道廉訪使時建西山佛宇甚急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
請緩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
以不諍乃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名帝爲之悚聽召拜

御史臺侍御史同修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也法當改丞相是之秦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矜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生平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多名士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學首取呂思誠姚紱諸君子雲南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之史館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進擢風憲屢起淮東道廉訪使使驛敦迫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戒乎會長子震亨卒于毗陵往捐其喪卒于道追封魯郡公諡文貞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堂續集三卷行世

唐元氏先世以業弓進祖塔兒忽台從征阿里不哥死焉父家羅台有職功債官昭信校尉脫歡爲監察御史嘗上疏曰

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鵬戶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此則徭賦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毛羽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玩德喪志之具今後諸色人不許賣寶中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奸商無所施其伎而國有蓄積矣其辭懇直當時稱之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嘗旦出遇有遺楮幣於道其人已去急追還之年十歲卽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晝則然燭夜則閉戶張燈竊讀以才行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平章不忽木大奇之累辟臺省椽一日病平章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嘆曰此真臺掾也後授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期望來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爲此旣加之刑猶以盜目之豈非絕其自新之路衆感泣相戒曰願毋負張公至大初拜監察御史議立尙書省養浩言其非便旣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不以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旣言之而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往代忽風烈人多凍死養浩復揚言曰代祀非其人故天示之儆大忤時相意時尙書省得選用臺官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十失謂賞賜太濫刑禁太疎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俸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改翰林待制尋構以罪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變姓名遣去及尙書省罷始名爲右司都事遷秘書少

監仁宗延祐設科以養浩爲禮部侍郎知貢舉諸進士詣謁不
納且曰諸君但思報國奚勞謝爲已擢西臺治書侍御史英宗
欲以元夕張燈內庭爲熬山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年每當
元夕閭閻之間燈火有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
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
以崇儉慮遠爲法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
不敢言

延賢金臺集云先一日御史觀音保以諫五臺山事棄市翌日養浩復諫燈山人皆代爲危懼不意大家嘉紀

賜予以父老棄官歸養自是七詔皆不起文宗天曆二年關中甚厚

大旱饑人相食特起西臺中丞慨然就道禱華山嶽祠泣拜不
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水深三尺
禾黍自生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往糴鈔稍昏卽不用詣庫倒
易累日不能得民大困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悉以印識其背

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長安民買海殺子以啖母慟失聲且命出其肉徧示閭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秦四月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則賑饑日不勝給每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追封濱國公諡文忠

大方通鑑云嘗著書三卷一日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又元許遜載有雲莊類案

開曰昌言忤時知幾遠避誠可動天況人主意憂國瘁民致短年歲臣盡如公治平易易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之天山先世事金爲馬步軍指揮使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當大兵破汴時來歸憲宗命協理斷事官事奏免儒人丁立常平倉多所建白從世祖南征留汴掌饋餉卒諡忠懿

許有壬碑云祖父潤同知世昌行省郎中

漳州路總管府徙家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卽市書十歲時
見燭歆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衆嗟異之旣長往從蜀儒張頌
講道儀眞質疑義頌甚器之延祐初貢舉法行鄉會試皆舉首
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久猶居東宮常
飲酒無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
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
天繼統當極寶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常思百
拜之義又言古者建立言官非徒撫摘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
案蓋以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宗社下有係乎民生禮
文風俗治體所存名傳謚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
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知勸定制則官有守修武則
先卹兵勤民則先察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不悖於繁蕪因建白

一十五事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時鐵木迭兒
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官答里麻劾其十
大罪仁宗震怒命解相位秦州山移祖常言山本不動之物今
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有
是異疏入大臣皆家居待罪亡何鐵木迭兒復相左遷開平尹
欲陰中之祖常懼退居光州先是答里麻在臺班有高昌僧恃
丞相威娶婦南城詰其違法笞辱之至是亦解職去久之鐵木
迭兒死乃除祖常翰林待制祖常嘗作上都分院記曰天子歲
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
執藥斲匄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尙衣諸御物惟謹其爲小心寅
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懈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延得一休惟調
臣獨無他爲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
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
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
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賢者也至治三年祖常官待制偕出
扈從日懼謫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

其簡問焉民歲而祀其祠之視亦不誣神而考故其意質而文
又寡是以益積其經舊而不得肆發爲詩歌以形容國家太平
之功乃更相與樂其佚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
服是選者文宗天曆初累除南臺中丞順帝元統初召議新政
良亦榮矣夫

賜鈔萬貫遂拜御史中丞持憲益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
酷時面有酒容祖常以苛細不問嘗言將家子弟多驕脆有事
任使而庶民有挽強驅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科儲材以備非
常之用格不行尋轉樞密副使辭疾歸屢起行臺中丞皆不赴

卒封魏郡公諡文貞嘗預修英宗實錄及皇圖大訓承華事畧
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及風憲宏綱以進受賜優渥文宗

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謂中原碩儒云

元詩選載

有石州集卷東萊訪稿

天祥詩於刻以行世

楊采兒以河西寧夏人少孤卽知自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

重從行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遷命偕李孟先入仁宗至京師朵兒只議察禁衛營倘無不周密既作定內難仁宗退居東宮授太子家令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武宗聞其賢召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授延慶司使仁宗始總大政執議國者將盡誅之朵兒只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帝與李孟論元從人材以朵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造至大銀鈔兼鑄銅爲至大錢至是帝欲並罷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因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以遽廢言雖不用時論是之已遷宣徽院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不許有言近臣受賄

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
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義世無諍臣久矣張
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納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羣
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每爲改容有犯法者雖貴
幸無所貸怨者因共譖之賴帝知之素不得行未幾拜御史中
丞中書平章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以其失大
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糞不問復劾
而杖之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一日至八九奏
曰臣非黨御史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姑宥之可謫爲
昌平令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
來者用是爲戒不復肯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閱貞觀政要朶
兒只侍帝頗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

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
有上書論朝政得失面詆宰相者宰相怒取旨將殺之朶兒只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且使臣亦
負其職矣帝悟得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邀王爵以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曰家
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尙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
勵僥倖者亡何遷集賢大學士先是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
召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卽位迭兒之居西歲得罪斥罷
更潛結樞政院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愈甚自蕭拜住爲平
章稍牽制之及朶兒只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罪會上都
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畱守賀勝出之不得
朶兒只廉知其所受賄贖鉅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兒走匿興聖近侍家朶兒只持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今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果復相乃宣太后旨名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朶兒只曰職在中丞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獄朶兒只不顧而唾曰汝等思嘗得倚風憲故爲是犬彘事邪坐者皆懸俯首頓之傳旨執朶兒只載諸國門外與蕭拜住俱見殺至治初張瑄爲平章屢言其冤終不自泰定帝立始降詔褒

贈追封夏國公諡襄愍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不花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名節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家者獄成不花獻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得其情平反之文宗天曆初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軍亂郡守吏皆逃不花獨率衆出禦陣潰見殺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尙書以褒其忠

圃曰犯顏敢諫夙荷主知正人倚賴適逢其時雖死奸佞氣節不衰子孝婦烈身端影儀炳炳青史千古昭垂

月魯帖木兒卜領勒多襁伯臺氏父普蘭奚山宿衛爲中書右

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剌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官遼東道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敏讀書強記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果誰氏子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定國難朕至今未忘因命常侍禁庭哈剌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闡赤辭問曰汝年幼欲何爲對曰欲爲御史聞者壯其志久之果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丞相鐵木迭兒受富民張弼賕五萬貫乞留守賀勝貸死帝怒奪其印擢月魯帖木兒殿中侍御史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太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可乎衆稱善月魯帖木兒起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願陛下正大位勤政治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法哉帝善其對

後鐵木迭兒復入相叅議乞失監以受人金幣繫獄乃愬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誣丞相受賕皇太后命卽徽政院推問不實事始釋出爲山東鹽運副使期月間課增以萬計俄丁外艱歸泰定帝晏駕河南平章伯顏矯制授爲本省參政共議起兵迎懷寧王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奚辭以對伯顏怒會行省參政明里董阿近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曾劾其娶娼女冒受封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乾寧安撫司安置後移雷州順帝至元六年召還紅巾盜起拜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北至招募民兵數千人恢復淳安等縣次徽州以疾卒于軍

賂思字得之其先西域大食國人旣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授真定路課稅使因家焉父幹直始從儒不干仕進

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千言比弱冠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
諸踐履皆爲實之學延祐設科有勸其就試者瞻思不應泰定
中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剌沙柄國
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天曆
三年名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
稱善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帝命侍書學士虞集慰
留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命集傳旨曰卿且暫歸行乞卿矣
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順帝至元初徵拜西臺御史
卽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乾綱敦宗室禮勸舊惜名器開
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
已以聽瞻思所言皆當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
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時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

衆至數千戶私開墮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賄思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地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撫定詔卽其地置紹熙官撫司未幾改食浙西廉訪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多隱徭役賄思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廷是之尋以病免先在西臺時務理冤出滯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恩嘗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殺其夫五府官以爲非其殺且既經赦將釋之賄思持不可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賄思曰是謂故出人罪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卒正娥罪卒年七十四追封恒山郡侯諡文孝生平遠於易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

精詣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諸書
藏于家

冊曰法期平允匪以市恩侈語好生死者蒙冤以戒倖免
慈用方宏惟當疑似寧失不經

自當蒙古人英宗至治初爲監察御史錄囚大興有以事繫獄
者其人偶見有橐駝死道旁囚昇至家醢之置數瓊中會官駝
被盜捕索急遂執而勘之不得已誣服自當疑其冤臺官謂賊
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後數日遼陽以獲盜聞冤始白
人服其明泰定帝立扈從至上都劾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
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迫之俾復任章再上庭玉竟以是罷
又奏平章禿滿迭兒當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反賜黃金
繫腰自當遂辭職改中書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親往閱治

還言水性無常民且瘁難以成功卒寢其役會三皇后殂命工部徹行殿車帳皆新作自當不卽興工尙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恐罪歸於衆曰設有罪自當獨任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名之責其悞自當請入對旣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尙新若改作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肯改作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改中書左司郎中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集議自當謂於典禮不合衆曰英宗朝已有行之者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文宗卽位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省官不遠迎詔帝怒遣使問不敬狀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卽位雲南四川猶未平若以使臣一言

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地使臣或不得厭所需
則造言以陷之耳丞相言於帝事乃止進參議中書省事省臣
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論可自當獨不言問其故對曰太保位
列三公而復加王爵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
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
遂罷其議廷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寧寺令
有司起民夫南臺御史亦乞刺台曰太子爲好事宜出錢募夫
若役民則朝廷知之非便至是悉召南臺御史俾皆入爲監察
御史惟亦乞刺台不與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能盡
心直言此忠臣也今無罪見黜非所以示臣下乃除食憲湖南
文宗嘗欲游西苑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
天下何不聽遂稱疾不從帝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

朕此游邪臺臣進除目帝以筆刪去一人而改將作院官闕間
名自當言問問爲人諷諧惟可任教坊職若以居風紀則臺綱
掃地矣乃止已出爲西臺侍御史順帝元統初除福建都轉運
鹽使先是自當居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
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廸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
與之至是復奏鹽引宜盡入以資國用紓民力時撒廸方爲御
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於京師旣而以母憂去尋
復起爲治書侍御史寧夏人有告買賣等謀害太保伯顏者委
自當與省院官往鞠無實以誣坐告者伯顏怒自當曰太師所
以令吾三人鞠之者以國法所在也若欲加罪則自當實主其
事乃左遷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終始一節有古遺直
風然卒以是忤權貴不復柄用君子惜焉

逢魯曾字善止河南修武人文宗天曆二年進士辟御史臺掾
會臺官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封章於大夫前曰中丞素
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直聲大著
順帝元統初除太常博士時武宗廟未立后主集羣臣廷議太
保伯顏謂明宗母亦乞烈氏可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
母唐兀氏可配享伯顏問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
主今宜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魯曾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
朝已膺寶冊則爲武宗皇后明甚明文二母固妾也今以無子
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
私尊其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母后文明
以氏於別室而立其生母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享先王貽萬
世笑豈可復蹈其失集賢大學士陳顥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

之母爲后亦二后也奚不可魯曾曰堯母爲帝舜庶妃堯既爲帝未聞開妃爲后而配魯今上爲大元天子領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會伯顏敗魯曾拜監察御史疏劾其黨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剌等八人皆見黜久之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利其妻女多巧誣以罪今後官民有罪應及身而止又郅王被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其子孫帝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惟伯顏所誣者後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紅巾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潁海鹽丁爲軍遷魯曾淮南宣慰使領軍事募鹽丁五千人克復徐州繼領所部討淮東卒于軍

而曰魯稽后稱昉少康世元妃庶妃上古無紀所引雖荒其議則是

崔欽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擢中書掾順帝至元六年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劄文后號徙置東安州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且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尙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見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一百金之產尙須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所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貊不可測度倘生他變良可寒心臣願

以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而人心悅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間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慎之心也今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況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緬庶聖學誠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華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諸鄉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寶物遍賞僕御

開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
又將何以爲賜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皆不報
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者本訓童村落
有司以偽造鈔逮之捶楚誣服敬廉知始謀者爲大同王濁有
司誤執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果得濁而出秀罪至正中累遷
刑部尙書廣東憲府讐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害致有
是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比議始定尋改兵部尙書兼濟寧軍民
屯田使請給鈔十萬錠招致軍民立營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
給邊防盜據齊魯以敬爲中書參政分省陵州供給諸軍民力
不繼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于是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
石民獲少蘓官至江浙左丞卒諡忠敏

李穆字孟函滕州人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父官袁州師

夏鎮得春秋之傳爲名進士順帝至正初擢監察御史劾閣宦
高龍卜恃恩私侵撓朝政交通時相爲國基禍宜早正邦刑疏
入流之邊境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言事官
須加優擢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
人直士書百司日奏及帝所可否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
護聖寺灾有旨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
大役議遂寢帝方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
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
小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
五遷至戶部尚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徵稷曰方
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相臣是之尋
遷治書侍御史從丞相脫脫平徐州謁告歸塋以山東廉訪使

致仕卒于京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穆爲人孝友恭儉尤篤於鄉
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旣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
之

袁州志云夏鎮字定遠宜春人以進士
授茶陵州判官行誼端飭學者宗之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嶧陽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卽成誦家
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爲此迂儒事邪思
誠愈自力學日進登至治元年進士順帝至正初由國子司業
拜監察御史疏言京畿自去秋不雨三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
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啣冤
三年大旱往者伯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鄰王之獄燕帖木兒
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已也豈不感傷天和宜先
雪其枉再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
可名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

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趾以舂金鐵舊嘗給衣糧自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齎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餓死不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往往多斃獄中獄吏妄以病報請定瘐死多寡罪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敝船十數艘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海寇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合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卽以船昇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岸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出僉河南山西道事行部武鄉監縣來廷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

未幾果有愬於道者監縣伏罪吏屬問所以先知故曰衣敝衣
乘駿馬非詐而何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閭仍命思誠爲司業
比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閔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
升脩者汰自是諸生更相勉勵超擢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
起爲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千思誠集民丁作堤晝
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
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暇則
募民運碎甓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病所轄景州廣川
鎮漢董仲舒故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
院設山長員十二年除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七
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
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

正紀綱設常選法以起淹滯尋出爲西臺治書侍御史紅巾賊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距奉元一舍思誠會安西諸王及省院官曰秦關百二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所素畏宜遣使求援上策也成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曰河南爲京師門戶陝西實內郡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有爲國救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提兵倍道來援遂破賊旣而河南總兵官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言於朝帝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陝有行樞密院掾史受賂事覺匿王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况母乎吾不忍以子故而繫其母令釋之御史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皆謁謝初御史有

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止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詔僉五省餘丁爲軍思誠奏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非輕獨得免復召拜國子祭酒方卧疾聞命卽起至朝邑卒于旅舍追諡獻肅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事世祖以忠勤著官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泰定初遷典瑞院使文宗天曆二年擢侍御史順帝元統間太保伯顏專政嫉其論事不同出爲南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謫置海南及伯顏敗始召還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嘗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札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旣謫居西邊

時相欲傾之噉人告變且援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相者孰無閒退之日况脫脫父子在官無他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兼知經筵進講必詳愼多被嘉納有御史劾丞相別兒怯不花姦邪誤國帝不聽亦憐真班從旁反復論不已由是忤上意左遷江浙平章中丞以下皆納印辭職既復召知樞密院事類毫盜起朝廷屢出師失律致敗每進言於時相不見納仍出爲江西行省左丞相時妖寇由蘄黃陷饒州民皆持挺爲亂比至道出安仁卽駐兵招諭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乘高縱火攻之所在羣盜咸歸欵俄卒于官追封齊王諡忠獻

張禎字約中汴梁人順帝元統元年進士辟河南行省掾初娶祁氏祁生貴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爲禮踰月卽出之祁兄訟於官且污禎以它事左右司官聽之禎移疾不出行省平章月魯

帖本兒怒曰禎剛介士豈汝曹所當議者令郎中虎者禿謁謝
乃起踰年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妻崔氏爲其妾所譖虐死其
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死狀且言屍瘞舍後禎卽其所發得之皆
引伏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吉刺欺罔之罪并言明
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之讐伯顏賊殺宗室嘉
王郅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嬖子兄弟尙仕於
朝宜急加誅殛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竄今災異迭見
盜賊蠭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
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紅巾賊毛貴陷山東禎上疏畧曰伏見
陛下以盛年履艱危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
漸不如初今天下多事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是宜臥
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艱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

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
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
漸禁於未然出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
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
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設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
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所過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
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
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
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
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

見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日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至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而終成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巳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緊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除僉山南道事方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字羅帖木兒駐大同察罕帖木兒駐洛陽方以爭晉冀爲事朝廷遣中書參政也先不花樞密副使脫脫木兒侍御史唵唵往解既受命不前進顏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義朝廷

將使二家釋憾傷心討賊此國之大計理宜風馳電走而乃迂
回觀望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構
難自相仇殺實此三人誤國所致宜急正其罪以救時危亦不
報積愾然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
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字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奔
冀寧奏除贊善不起擴廓帖木兒將挾太子入定亂且謀內禪
遣使傳東宮旨賜以上尊且訪時政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
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
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閭
下固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頗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
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
下閭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

能退紛紛藉精神分志奪國家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
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
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
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是豈可以不
鑒之乎且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
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
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
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戮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
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可不深思而熟計哉擴廓帖木
兒聽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冊曰盱衡時事洞如觀火由見理明非關術數元之君臣
若子若父葬賢能開寧遠殯祚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早有文
名順帝至正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出爲
山北廉訪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帝
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
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業苟上不
奉天道下不順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
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
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固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
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
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

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
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
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生民者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
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中原爲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
咸復詎止上都宮闕已哉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
御史時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與宣政院使囊驪內侍皇太子
外結丞相撈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罪忤皇太
子意左遷吐番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
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囊驪朴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
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

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小人蠶政之情不得達於君
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所統馭臺諫者祖宗所建立以二
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
自在君父方今統德青宮而使諫臣結舌函頑肆志豈惟君父
徒權虛名蒼生亦將奚望疏入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
諭祖仁曰臺臣所言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
陰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
乃許上聞非自今日始也祖仁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
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
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
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

舉朝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旣領軍國重事當時止閱大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使必皆由東宮萬一君父有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過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再上卽辭職一時御史以下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駝不得已各引退帝令老的沙慰諭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所致也此二監者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強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

其腐敗必由於內思之可爲寒心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將此
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
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
可全恢復以還祖宗之舊若猶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勢將不可
制則臣寧甘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
人同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朴不花驕恣無上
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
竊不可長中外所共知者獨主上與殿下未知耳自古宦官近
君親上使稍得志未有不爲國家患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
戒早賜奏聞投諸遐荒以快衆論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
之公議爲可畏法度爲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帝聞之大
怒於是臺臣自御史大夫以下皆左遷出祖仁爲甘肅參政時

天祿寒衣單甚以弱女託其友朱毅卽日就道明年李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廉訪使名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負氣剛直數遇事與時宰議不合乃超授其階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驕悍難制專立撫軍院總兵備之祖仁乃與學士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將出師禁軍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面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致討以南軍

遠而輕擴廓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宗社故宜先救難以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當此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勢必不能復振分撥一軍逼襲不難就禽其餘見調軍馬悉宜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禁兵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有濟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以藉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事去矣不報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不知此項軍馬終爲南軍所忌使其陰有悖逆之心朝廷惟以忠誠待之其心塊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相加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

說罪名無所昭雪也況聞攬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
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耳當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
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
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情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勁
旅棄置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
唐元宗倉猝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
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
重疏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
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
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

續弘簡錄 卷二十四
語音清亮議論偉然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爲文簡而詩清
麗世多稱傳之

冊曰權有轉移事衡輕重非託空言可施實用痛哭之陳
曾不心動江河崩潰一丸奚壅殆有天焉殞身以從